



那一两个中的一个



杨丽莉 绘

是我们就募捐和购买了一批图书。我们在操场上放了两张课桌,把这些书摆放在上面,方便孩子们领取。也不需要借阅,都拿回家去看,喜欢看书的孩子们会互相借阅,不喜欢看的也不会来拿。那天我站在书桌旁,看着这些小孩子,有的好奇地翻一下就跑了,有的在那儿站着看了好久。其中有一个小女孩,比书桌高不了多少,乌黑凌乱的短发,黝黑的皮肤,大大的眼睛。她拿着一本图画书看了好久,放下,又去翻别的书。我说:“喜欢看的都可以拿回去。”她说:“拿几本都行吗?”我赶紧说:“几本都行!”小姑娘笑得露出一口白牙,挑了好几本,

对我羞涩地眨眨眼,笑嘻嘻地抱着书跑了。我心想,我争取给小学建一个阅览室,但在这之前,只要我在山上,就要抽出时间去学校送书。这些书不能变成摆设,要被阅读。哪怕一百个孩子里只有一两个愿意读书,因为这些书而受益,那我们所做的事就非常值得。”她发了几张送书的照片到群里。在那些照片里,我看到了高原的天空、白云,郁郁葱葱的连绵群山,看到了小朋友晒黑的小脸蛋和纯真的笑容。

这时,我忽然听见有人开口。“我,就是一百个小孩子里那一两个中的一个。”这是一个中年女子,说话的口音很重,语气有点生硬。这几天在旅行团里,这个女子不苟言笑,比较严肃。大家看向她。她坐直身子,慢慢开口:“我来自非常偏僻的农村。当时我年纪还小,我不知道是支教老师,还是哪位好心人,捐了好多书。我借回家看了,很着迷,打猪草时看,晒谷子时看,放牛时也看。我看了那些书,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,要读书后才能看见。家里人不上学,我就自己偷偷跑到学校,学校好远,要跑好久,怕费鞋子,我就光着脚,把鞋子挂在肩头。后来,学校的老师跑到我家让我去上学。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女孩。”现在,她是湖北一家著名医院的医生。

我们使劲鼓起掌来。
周水欣(摘自《新民周刊》)

名人感悟

“时”与“识”

大观园改革的发起者是探春,结果在“民主测评”中获得优秀票最多的却是宝钗,为什么?

探春开始对改革侃侃而谈时,宝钗在旁边一言不发;但在探春提出的承包责任制初具眉目并得到众人肯定之后,宝钗便适时补充了一长段话,那段话说得众人“各各欢喜异常”,“都欢声鼎沸”地对她不住夸赞:“姑娘说的很是。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,姑娘奶奶这样疼顾我们,我们再不体上情,天地也不容了。”

宝钗的那段补充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三个“不能让”:一是不能让承包人吃亏,他们“辛苦闹一年,也要叫他们剩些,贴补贴补自家”;二是不能让荣国府显得过于“艰窘”,承包改革“虽是兴利节用为纲,然亦不可太奢”,否则就会失了“大体统”;三是不能

能让没有承包的婆子媳妇受委屈,承包者的钱可以不入“官中”,但也应该从中“拿出若干贯钱来,大家凑齐,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”,因为她们一年到头在园里也很辛苦,有福须得同享。她的一席话,巧妙地将探春的“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”变成了“慈雨普降”“雨露均沾”的“共同富裕”,从而赢得一片“点赞”,也让她“圈粉”无数。

薛宝钗那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的远见卓识,和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机变待时,是别人想学都学不来的。“时”和“识”一语道出了宝钗那截然不同与探春的特质:“时”者,识得时务,懂得时势,既安分随时又机变待时;“识”者,一识大局大体,二识时务时势,三识人情人性。

鲁焕清
(摘自《天一文苑》)

儿子每次回家,我都会准备很多他爱吃的菜,而他总是毫不例外地点那道大锅菜,说是最喜欢家常味道,然后大快朵颐一番。

儿子的口味随我,我的母亲也擅长做大锅菜,那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美食。大锅菜是用大铁锅炖煮的,食材一定要丰富,必须有糯糯的大白菜、软软的粉条、油亮的五花肉、白嫩的豆腐,其余的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添加。制作方法也极其简单,锅中倒油,先煸炒五花肉,逼出多余油脂后,加入葱、姜、八角等调料,再加入酱油调色,翻炒均匀后,先放入耐煮的大白菜、土豆等菜肴,加入适量的清水,待七八分熟时,再放进豆腐、泡软的粉丝和木耳,然后小火慢炖。待所有食材熟透、汤汁略微黏稠,再放入盐,就可以出锅了。

大锅菜是一道极其普通的家常菜,制作简单,食材易得,如果硬要加入山珍海味,反而可能失去原有的本真味道。此外,大锅菜对火候的要求并不

高,多炖一会儿即可。在熬炖的过程中,各种菜相互借味,杂而不乱,混搭得出彩。

大锅菜是一道充满温情和家庭味道的菜肴,与亲近的人在一起,更能吃出随意自在感。因为吃大锅菜的时候不太需要讲究吃相,如果礼节过多不自在,吃起来会少了这道菜的韵味。一道大锅菜,有肉有菜,热乎乎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其乐融融。有人爱吃肉,有人爱吃大白菜,有人爱吃粉条,各取所需,都能满足。大锅菜里的粉条有一个特别的功能,就是能起到填补

的作用,当菜、肉分量够多的时候,粉条适当少放一点,反之就多放。自从掌握这个诀窍后,我这个蹩脚厨娘也做到“收放自如”了。

烟火人生,三餐四季。世上美食千万种,有精致的,有家常的,饱口福,抚人心。不要辜负一蔬一饭的时光,那些家常菜简单朴素,关联着亲情,洋溢着温馨,回味时都是幸福的滋味。

青衫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家常味道

箴言

靠努力换回的爱往往会使人怀疑。这种爱常常会让人痛苦地感到:归根结底我不是被人爱,而是被人需要而已。
——弗洛姆

人生

苏东坡意欲老死儋州时,一纸赦书来诏,终得北迁合浦,经澄迈渡海。

苏东坡在儋州所养名为“乌嘴”的狗也伴在左右,乌嘴性灵,知主人得赦北归,也是欣喜欲舞。乌嘴像孩子一样顽皮,过澄迈长桥时,一跃入河泗水而渡,路人皆惊。“乌嘴的祖宗定然是黄耳,可以代为寄家书了。”苏东坡抚髯而笑。黄耳是陆机灵犬,曾为主人衔筒寄家书,遇水则依渡船而泗,可不跟乌嘴一般么?

澄迈驿有通潮阁,登阁北望,天低鹤没处,青山只一痕,便是中原内陆。而近前处,白鹭横秋浦,青林没晚潮。是该归去了!

回到驿馆,老友赵梦得遣子来拜。赵梦得仗义,对流落海上的苏东坡多方照拂,还曾千里走中州代呈家书。苏东坡也重情,有龙焙好茶不肯闭门独啜,必邀赵梦得。赵梦得此

刻在广西,澄迈不得见,北归后,会否在海康一晤呢?

临歧将别,苏东坡提笔书一纸:“轼将渡海,宿澄迈,承令子见访,知从者未归。又云,恐已到桂府。若果尔,庶几得于海康相遇;不尔,则未知后会之期也。区区无他祷,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。匆匆留此纸令子处,更不重封,不罪不罪。轼顿首,梦得秘校阁下。六月十三日。”

大约所有辐重都卸去,此帖全然不计工拙,信手而出。初看似乎每个字都略显丰腴,且呈右上倾斜之势,实则长短肥瘦各有度。再读,深感落笔痛快,章法参差,字法错落,墨色淋漓,似携了大海风涛之气。愈至后两句愈放肆,竟至意气飞扬,最后“不罪”二字,行

笔自在又一派天真,就如乌嘴纵情一跃。此帖卷幅上有乾隆所题“见真率”三字,这位素爱题字的皇帝老子书法不行,眼力倒不俗。真率的苏东坡写真率的书帖,正是将人生风浪生死悲欢历遍之后的无滞无碍,人书无羁。

无羁是倦了倒头便睡,饿了端碗就吃,夏天夜里吹吹凉风,天寒就喝口热茶,秋叶落了不必哀叹,春花谢了免去清愁。大致就是这样。须知眼前事未必将来时,一事有一事的淹蹇,一时有一时的通脱。

几日后,苏东坡仍会在海上遇风雨狂呼号。风雨过后,天地必自涤清,乌嘴也会守着他,一同看星月。乌嘴眼睛睁得很大,不调皮了,默坐端然。

王亚(摘自《北海日报》)

无羁

为了睡着,年轻人比上班还拼?

怎么也没想到,这届年轻人不光拼工作,连睡觉都拼……

周一凌晨1点,翻来覆去在床上“烙饼”的我已不知第几次打开了手机。“明儿我要是没到公司,你帮我请个假。”我给同事小陆发了条信息。手机还没锁屏,回复就来了:“你也睡不着啊?”我问:“你试过喝牛奶没?”小陆说:“喝了一周,没啥效果,还胖了两斤!”秘诀交流无效,我俩只能关掉手机继续努力睡。

第二天,我和小陆顶着“熊猫眼”溜进办公室。同事们纷纷问我俩昨晚去哪嗨了,我赶紧坦白自己睡不着,喝牛奶、数羊全试过,就连褪黑素都吃得有抗药性了。一位宝妈同事睡眼惺忪地给我支了个招:“你试试婴儿哄睡曲、白噪音,一般听到一半,孩子没睡着,我睡了。”晚上10点,我打开白噪音,可半小时过去了,两眼还瞪得像铜铃。11点,困意终于来袭,但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年前跟领导吵架的事!哎,当时我要是那么说就好了!我开始复盘吵架,越想越生气,一看手

机,又凌晨1点了。我马上搜索睡眠绝招,突然看到奇法“闭着眼翻白眼”,赶紧闭上眼,拼命往上顶眼球,不知是不是翻白眼翻晕了,反正很快就失去了意识。

转天,我赶紧把这个好办法分享给同事。没承想,大家居然都“身怀绝技”,除了翻白眼,还有斗鸡眼。有同事说:“看到时间会焦虑,卧室不能放手机、手表,睡前就看纸质书,妥妥的睡觉神器。”一位刚入职的同事附和道:“没错,最好看英语单词书,10个单词以内秒睡。”还有同事推荐催眠师,花钱雇人监督自己早睡……

这时,小陆又顶着黑眼圈进来了,兴奋地说:“我跟你们说!吸气4秒一屏息7秒一呼气8秒,循环5次,身体自动关机!”不知什么时候领导走了进来:“要不你试试加班?”大家哄堂大笑。

或许最好的助眠剂不是费尽心力求得的这些高招,而是找到与生活和解的姿势。早睡不是苦行僧的自律,而是爱自己的顶级方式!

李雅(摘自《环球人物》)

在地图之外

在旅途中见过的种种风景中,有许多令人产生了深切的情感,我发现了不少证据:茅屋墙上钉着的诗,湖边、悬崖顶端或低矮山口处的长凳,刻在橡树树干上的刻画。人们总是能从大或小的风景中获得幸福感。

然而,这样的地方大多不会在任何一张地图上被加以特别的标记,它们只会某人的记忆里变得特别。或是一些转瞬即逝的经历,虽然短暂,但仍与特定的地点相连:一只雀鹰在街道上低空滑翔而过,或

者余晖洒在石头上,或者一片鸽羽挂在蛛丝上,像中了魔法一般在半空中旋转。

日常生活中,人们常因为这样的偶遇,一时间惊异不已:我们无法解释它们为何如此触动我们,但也无法否认它们的力量。我想起《白鲸记》中以实玛利说到可可福克岛的话:“它不在任何一张地图中,真正的地方向来如此。”

文/[英]罗伯特·麦克法伦
译/王如菲
(摘自《荒野之境》)

今晚文摘文章见报后,请作者及时与编辑部联系,以便寄发稿费。电话:(022)23602884。